

忆往  
漂

吴明火

地球上的水域多于陆地,人生流动难免会在江河湖海上漂。

青春岁月,我曾被单位选派去吉林市大型化工企业103厂培训。二十来人,去时乘坐火车,三个月后培训结束,返程时,领队带我们乘车到大连,改坐轮船过渤海湾到烟台。我们一窝蜂上了轮船,这艘“民主十六号客轮”在当年来说还是有点名气的,我们住的是廉价的通舱,虽条件差些,但一帮小青年嘻嘻哈哈很开心。

船过海峡,风平浪静,轮船只是微微晃动,并没有让人觉得颠簸,夜航了约七个小时,我仿佛坐在一个大的摇篮里,舒服地睡了一夜。那次海漂留下的印象,就是我坐了一次大轮船,很高兴。

第二次海漂,是在我人到中年的末梢,“全民下海”、经商“发财”的潮流中,我也鬼使神差地跑到海南岛上去。商海沉浮一年,海岛进出五回,除了两次天上往返,就都在海上漂去漂来。最难忘的是那次从广州乘客轮,出珠江口经南海边缘到海口的漂程。船到半途,已是深夜,忽遇狂风暴雨,船身如荡秋千般地时而抬高,时而落低,船壁被卷起的浪头频频撞击,发出如同要解体撕裂船身的恐怖声响:砰——嘭——咚——哗——已有船客在呕吐,在干嚎。我凭着自身的体能,躺在三等舱的床上,顺着整船的一起一落,做一吸一呼的深呼吸对应。

这是一次气象突发现象,一船乘客惊恐无眠,有的跑到大堂,跑到餐厅,以防万一。难道我要葬身大海了吗,当时我也这样想。好在天亮时,风浪渐渐平息下来,近中午时已看到了海南岛的一线海岸,如同见到了新大陆似的,人们不禁作了劫后余生般的那种呼喊和庆幸。

这次海漂有点惊心动魄,让人深感人世之在世,谋生不易,先民们当年漂洋过海,也是幸运与风险并存。事实也是,当时那些闯海南的人,多是知识型和经理类的人物,到了海口不少都成了摆地摊的角色。经过一番折腾后,我觉得自己不是一块经商的料,这一漂,促使我从商海急流勇退了。

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又被聘去重庆工作,就有了在长江上漂的机会。有一次,我从山城直下金陵,作了一次几天几夜的长漂。长江水流滚滚东去,两岸景色蒙蒙过影,感觉随便下个钩子,都能在浪花上钓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或一首精彩绝伦的诗词。船过巫峡,我赶快跑到船顶的露台上,想与不期而遇的神女峰来个合影。可惜当时未带相机,手机还未普及,正在犹豫惆怅之间,一位手拿相机的中年男子走来,他问我是否想拍个照,我说是啊,他就让我摆个角度,摁下快门,给我拍了一张难得的三峡照片。回杭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照片,拍照男士的友好,三峡景观的幽深,是我长江一漂中最为感动的细节。

几次的江海之漂,都是与工作有关,带有职业使命和人生追逐的痕迹。而后来坐邮轮去日本旅游,在东海漂了几天,就完全是另一种情绪了。邮轮旅游是现今的时尚,其实所游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漂着。庞大的船体,豪华的陈设,餐饮、娱乐、运动、休闲一应俱全,宾馆客房样式的单间舱位,配有可躺可坐的椅子和小圆桌的看海阳台,置身其间,舒适惬意。夜晚从人头攒动的餐饮场所或人声喧哗的娱乐场所,回到舱房,移开阳台隔门,在椅子上坐一坐,望着浩瀚的大海,听着舷边的水声,偶见远处移过的船灯,抬眼天上闪烁的星星,就有一种涤荡人世喧嚣,超脱曾经沧桑的感觉。

江海忆漂,忆的是快乐与惊悚,辛苦与享用,失落与感动……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世界之大,人人都在漂,不在水上漂,就在陆上漂,不是身在漂,就是心在漂。

## 序与跋

## 一部两地书里的沧桑往事

梁晓阳

从2003年春天陪妻子回娘家开始创作本书算起,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一年一度甚至两度在疆、桂两地往返,不断地记录和思考,在奔驰的列车上、在两地的房子里埋头苦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写了一部大书,超过了七十万字,这使我感到困惑和惶恐。我曾经试图控制它的增量,但是无济于事,反而被它的叙述牵着走。在绞尽脑汁进行挪移调配之后,最终我将书稿一分为二,一部叫《吉尔尕朗河两岸》,一部叫《出塞书》。

是的,《出塞书》,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时它叫非虚构,但是现在,它叫长篇小说。回想当初,我将《出塞书》从母体分离后,曾因文体的定性而一度在长篇散文和长篇小说之间游移,先是觉得这是真情写作,书里的故事、情节和所有的名字和地名都是真实的。但在修改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束缚,一种浑身上下被许多人紧紧盯着的不自在,我无法想象,这部书以散文面目出版后我会面临亲朋怎样的目光和反应。这大概就是非虚构类作品给作者造成的困扰?颇具戏剧性的是,在单行本的出版合同已经签订并寄回出版社的情况下责编宋辰辰在电话里告诉我,建议将本书体裁改为长篇小说,并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我两天不到就答复同意了。凭我的阅读经验和了解,我不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而是坚信名实相符,表里如一。

作为一部书写两地、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的作品,它让我经历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家人的命运随着我文学的旅途而颠簸起伏……

2017年秋天,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是我为了理想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求索。我离开患病的母亲,离开一天到晚忙于工作和家务的妻子,离开十分需要我在身边加强管教的女儿,心中既被理想鼓舞着,也充满了内疚和惆怅。在鲁院的一百二十多天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修改本书,时常熬夜到三点。我想,文学梦也许就该这样吧。

我再次想起父亲,早年他和母亲为了供我们三兄弟读书,低声下气借债,省吃俭用,积劳成疾。他对我因痴迷文学而放弃仕途非常不满,对我作为他的长子、作为家里唯一的国家干部,没有当官、更没有给他添一个孙子而长吁短叹。他带着遗憾早早地走了。他可能不知道,作为我小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正是他对我作文三言两语的表扬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有了理想和人生的选择。

在写作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一种情感

## 评弹

## 买扇

任焜越

我不大爱空调,大多数时候仍喜欢坐在通风处,轻轻摇曳着蒲扇,手握一书,心静自然凉。

最近家里装修,老的蒲扇、草扇,在搬去临时居住地时都扔了。装修完回搬时,恰逢气温上蹿,连着几天35度以上,急得我在屋里乱翻,到处找扇子。结果找出来的都是折扇,大小不一,有的还是名家画的画、题的字,但拿在手里扇了几下,总没有凉的感觉,用上海话说,就是不“适渴”,我想大概折扇只是文人雅士的道具而已。

我先冒着酷暑在住宅附近的几家超市寻找蒲扇、草扇,结果毫无踪影。很多营业员说,好久没卖蒲扇草扇了,还有些年轻营业员从没看到过蒲扇,问这扇长得什么样?还有一位营业员阿姨用爱怜的眼光看着我道——现在空调也不贵的,买一个用用吧,人老了要想得开啊!我看着善良、关爱人的阿姨,不知怎么对她说。

那天去福州路书城买书,路过福建路拐角处的一家陶艺店,去看一下茶垫子。进店兜了一圈,却发现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把草扇,不过比我家原先用的草扇要略小,中间镶了一道红线,编得也不十分精致。一



这是一部题材独特,书写壮阔的杰作。西北边陲,一代人的沧桑往事,激发着一代人的漫漫求解,时代的画面徐徐展开,历史深处传来了动人的回响。

漫染着,阿依母亲人生的沧桑,我理想的苍茫,亲朋的悲欢离合,全都像我的梦一样跟随着我。在西驰的列车上,在天山脚下的房子里,在南方和北京,我无数次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回忆出塞之路,有时我也有自得的时候,比如我多花些钱买了软卧,在许多站点过去后,包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把门关上,在茶几上打开电脑,身心舒泰地修改;累了,站起来,看着窗外徐徐而过的西部山川,像王宏伟那样放声高歌:“哗啦啦的黄河水……”

从2003年到2018年,我的出塞之旅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从2006年到2018年,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从2014年到2018年,妻子的父亲去世也已经四年。如今,我也在往五十岁的门槛紧赶慢赶。文学啊,时光啊,你就是我经常乘坐的西去列车,带给我的是一场漫长的人生求索,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穿梭着,往返着……

(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加)

问价,要38元。我还了价,营业员不允,说这已经是优惠价了。于是,我挑了一把编得较扎实的,拿回了家。

晚上我拿出草扇,让妻子猜价格。妻子一看这不漂亮、不精致、貌不惊人的草扇,说就这扇子,十元钱打到南天门了!我说出了真实价格,她说如果是我,肯定不会买的。你在陶艺店买,它是作为艺术品卖的呀!

我猛然想起,小时候买扇子都是在杂货店买的。后来,只要外出,路经杂货店,我必进去问“扇子有伐”,问了十多家,都是两个字:没有!

一天晚上,我去一家席子店,订做家里椅子的草席套。一进门,就见醒目处挂着几把草扇,老板娘见我盯着看草扇,问我要买吗?我问多少钱一把,她答道58元。我一听情不自禁说,这么贵啊?!老板娘说这是艺术品,你看编得多漂亮!只是,我没看出它的特别漂亮之处。

此后的高温天,我就坐在屋里的通风处,扇着从陶艺店买来的、被妻子称为艺术品的普通草扇,读书度夏。

只是在手摇草扇看书之余,我有时会困惑,这手中的草扇:艺术品乎?实用品乎?!